

中庸九經衍義

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569
冊數	28 (13)
函號	函245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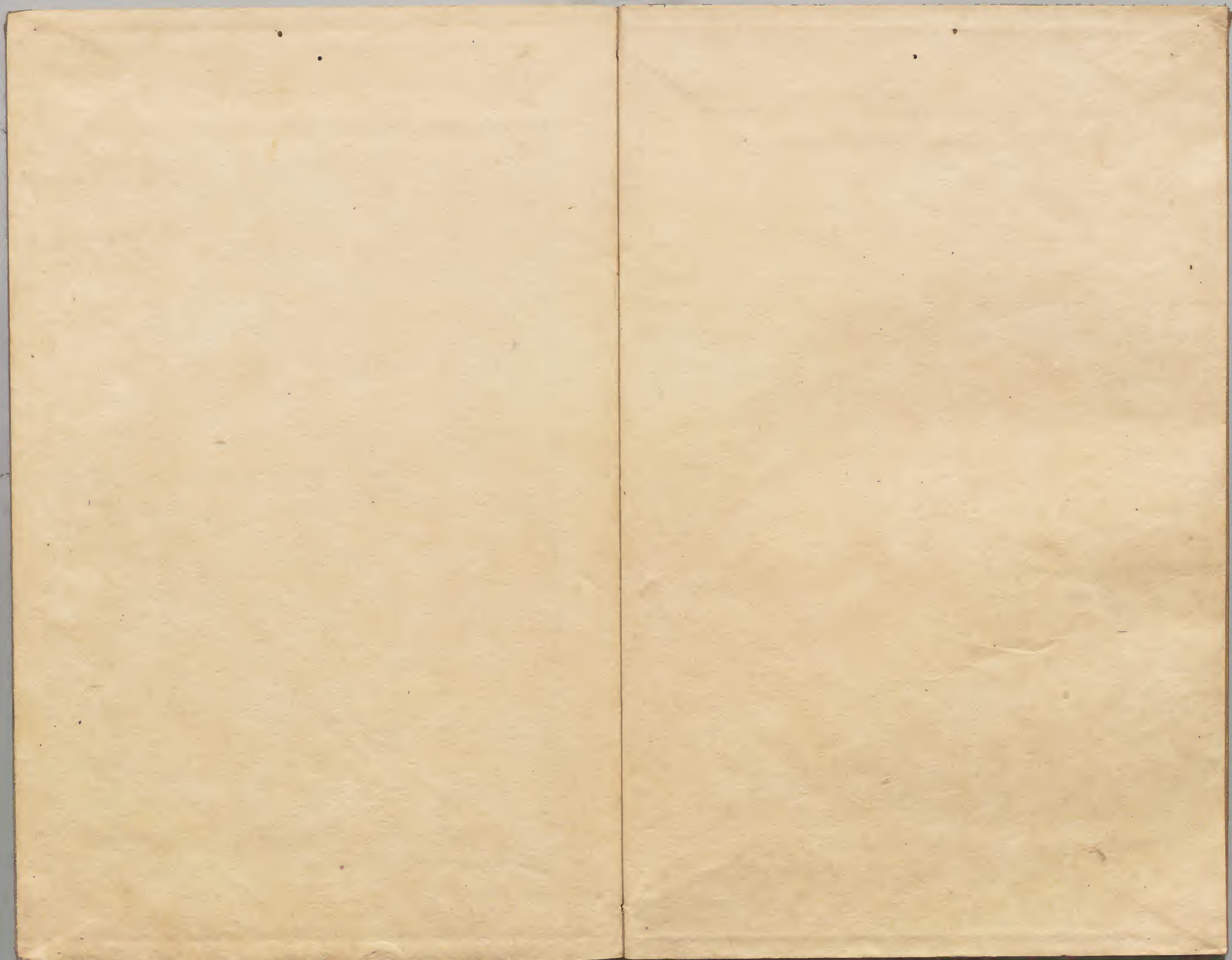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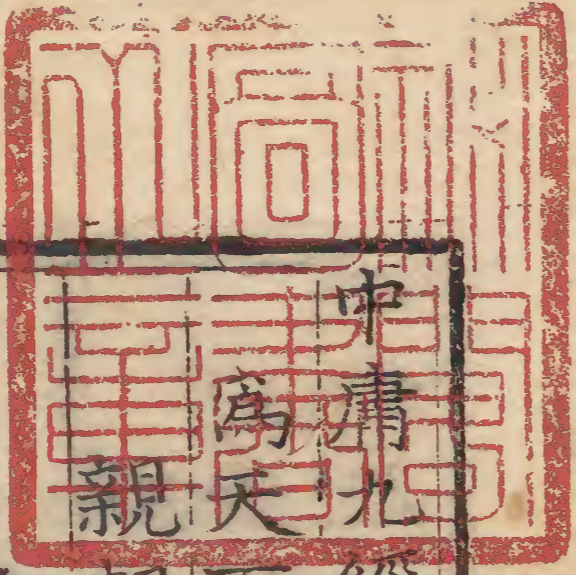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中庸九

為天

親

經衍義卷之十四

下國家之要

親三

盡孝弟之道

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鰥無妻之名父頑心

則德義之母嚚口不道忠信象傲象後克諧不

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烝進也又治

大禹謨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負罪引慝慝惡祗載見瞽瞍祗敬夔夔齊

慄齊莊敬也慄戰栗之貌瞽亦允若允信也

中庸卷之十四

一

臣按史記舜父瞽瞍盲而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父母及象皆下愚不移瞽瞍惑於後妻嘗欲殺舜舜盡孝弟之道事父母待其弟每尤加恭順此所謂蒸蒸又不格姦也蒸蒸進而不已之意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姦惡非至誠之積薰蒸浸灌何以至此舜以不獲於父母之故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敬畏小心以盡其

子職其純誠篤至如此宜其卒能感動也誠之至可以感鬼神格天地而况於人乎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得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朱子曰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

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
真德秀曰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

誠感動猶能使之底豫况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各勉於爲孝此所謂天下化也昔豫章羅從彥論此曰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諫議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嗚呼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爲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仁覆閔下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總已之不得於親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長息公明高弟子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子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想無慈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揚時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

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昏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

知好色則慕小艾艾義也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熱中躁也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朱子曰孟子推舜之心如此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輔廣曰心纔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

一毫之不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使有不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為人倫之至

也

禮記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子孫虞思陳胡公之

屬歷三代為諸侯

臣按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祿上及於宗廟而下延於子孫此所以為大孝也後世人主有不敬厥德而終至於覆滅宗祀者多矣其為不孝亦大矣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
 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內豎曰安文王乃喜
 通命者御如今小吏直日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
 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在察也食下問所膳食問所命膳字曰末有原末猶
 原再也已進者勿有所再進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
 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說
 同脫文王一飯亦一飯又王燕飯亦再飯旬有二

日乃問問猶
 瘳也

真德秀曰文武二聖人事親之孝如此真萬
 世帝王之法也故傳禮者述其事以為世子
 之記焉漢文帝之為代王太后嘗病不解衣
 交睫者三年藥非口嘗不進蓋其天質之美
 故能庶幾聖王之孝文帝亦賢矣哉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夫孝者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宗廟

陳其宗器先世所藏設其裳衣先祖之遺衣

薦其時食四時之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饒魯曰達孝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

天下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為喪制之禮以通

乎上下使人入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

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也

真德秀曰此章稱武王周公亦猶前章之稱

舜也大抵為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周

自大王肇基王跡至文王三分天下有二而

武王遂成之此武王之繼志述事也周公追

王大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制禮作

樂使世世子孫奉承宗廟之祀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此周公之繼志述事也舜之孝

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

稱之無異辭故曰達至於繼志述事則當持

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是亦繼

述也凡此皆人主所當知故臣推衍其說以

廣中庸言外之指

臣按帝王之孝莫大於繼志述事祖父之

有美志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之

有美政子孫善述其事而遵守之此所謂
善繼善述也至於法令刑政之間隨時變
通以順人心以安天下者亦無害於繼述
也宋哲宗不達是義惑於群邪之說紹述
神宗之弊法崇信奸回屏斥諸賢遂至斷
喪國脉敗壞天下馴致亂亡之禍是可謂
之善繼善述乎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
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

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
皆太公之教訓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
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為太上皇九年淮南
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
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賴利也
於家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仲高帝兄
也力勤也今某之
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
樂

唐太宗貞觀三年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
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

心今單于稽顙幾可雪前恥四年李靖擒頡利
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
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
皇命置酒凌烟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
真德秀曰漢高帝歸尊於父唐太宗雪父之
恥可謂孝矣惜也高帝未央之宴哆然以功
業自矜有夸其父之意而太宗之初起借助
於虜因而臣之長其桀驁之態後來之雪恥
僅足以贖前過而已況其父子昆弟之間慙
德為多功烈雖盛瑜終不能以掩瑕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為樂在
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
膝下求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
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臣按太宗以生日為父母劬勞之日不為
宴樂至於悲痛流涕其思親之心發於真
誠至今讀者猶為之感愴厥後明皇以生
日宴百官於華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為千
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明皇享國既久

寢肆驕侈創立節名後世沿循遂成故典
下至士大夫亦莫不以生日宴樂習以為
常其忘親甚矣先儒程子之說曰人無父
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
樂若具慶者可矣其言正與太宗之意合
為人子者寧不於是而惻然動念乎

肅宗上元元年平兩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
興慶宮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
宮內侍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
多輕輔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寵乃言

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

上皇侍衛

大將高力士

內侍久事上皇

謀不利於陛下上泣曰

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
群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未萌豈得徇
匹夫之孝且興慶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
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
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
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
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
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

號泣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遂
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玄武門輔國將射
生五百騎露刃遮道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
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遂如西內居甘露
殿所留侍衛兵纔凡老數十人陳玄禮等及舊
宮人皆不得留左右輔國與六軍大將見上請
罪上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卿等恐小人熒惑防
微社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高力士流巫州陳
玄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
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

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
竟猶豫不能決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
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
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
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
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明年改元寶應
建巳月上皇崩

真德秀曰肅宗之平長安也上皇自蜀還都
曰朕爲五十年太平天子未爲貴今爲天子
父乃貴耳此元結之頌所謂宗廟再安二聖

重權者也豈不盛哉徒以內侍握兵妄爲讒
間而迫遷之謀出焉其所以然者肅宗柔懦
無斷故張后輔國得以劫之以天子之貴而
不能庇其父使抑鬱無聊遂以致疾肅宗之
罪於是乎通天矣方其少在東宮本以孝名
儻能勵純乾之德絕柔道之牽當輔國進言
之時奮發威斷明諭諸將斥其離間父子之
罪執而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二帝懼然
和氣充塞彼爪牙之士不過爲輔國所迫耳
人誰無父子之情若告戒明切必將幡然悔

悟孰肯舍仁孝之天子而從悖逆之內侍哉
帝乃泯然無所開曉但有垂涕而已將士見
帝不言未必不謂實已心許而不欲形之於
口此輔國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姦賊之臣
離人骨肉率以利害惑其主使疑情動於中
徊徨顧慮欲爲自保之計然後隨其機穽肅
宗之不能力卻脅遷之請者亦以輔國所陳
有以動其疑情故也疑情萌則懼心作保身
之念勝則愛親之志衰肅宗之罪正坐於此
吁可戒哉

宋高宗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退居德壽宮孝宗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帝朝于德壽宮自是歲以爲帝

劉定之曰孝宗之奉親考諸史氏所載朝太上皇于德壽宮從太上皇幸聚景園無歲不然太上皇年七十既加尊號太上皇年八十又加尊號其文與情兼至始與終無倦可謂於子道無虧者矣夫帝王得養其父古今罕見也漢高帝唐文皇化家爲國致其父於崇高富貴之極然太公擁篲迎門高帝奉玉危

上壽自謂臣所就孰與仲多文皇使尉遲敬德擐甲持矛迫神堯于海池避暑而不知太安宮之熱則其開拓顯揚之功雖遠過孝宗也而怡愉順承之心殆弗及之矣若孝宗豈不可稱哉

十四年九月太上皇有疾帝罷朝侍疾赦冬十月太上皇崩帝號慟擗踊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武帝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耳自我作古

何害乃出内批曰太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制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内聽政不許十一月帝始以素服視事于迎和殿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十五年夏四月祔高宗于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内殿雖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得有請

留正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變

古道景帝不師典禮後世薄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傅元之說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於亮陰遏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以日易月之論發於應邵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爲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旣已大壞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歎已壽皇慕親之孝根於天性事亡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群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先定斷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衰經三年以終喪制

千載以來一人而已於戲聖哉

孝宗傳位于太子退居重華宮光宗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帝朝于重華宮二年冬十月帝得心疾不視朝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許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有一不虞其柰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術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安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許于帝謂壽呈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重華宮

三年冬十一月日南至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徃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竟日而還都人大悅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朝于重華宮壽皇聖帝有疾夏四月群臣請帝問疾于重華宮不從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又言壽皇止有一子

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不聽六月壽皇崩
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
太后壽皇之母

臣按光宗初卽位五日一朝重華宮初非
無愛父之心也第惑於宦豎離間之說又
爲悍妻所制遂喪其本心昔瞽瞍有殺舜
之志舜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變變齊慄
瞽亦允若孝宗略無廢立之意而光宗妄
生猜疑或累月不朝父疾不問父死不哭
這天之罪有浮於唐之肅宗原其情其違

楊廣不遠矣是時朱熹進言曰人之有此
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
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此
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
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
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
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
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
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
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安逸如此之

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
 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為讒慝
 者指疑似以為真實指毫髮以為丘山利
 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子一舉
 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
 子父子之情毀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
 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
 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
 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意
 之言懇惻切至如是而先宗終不悔悟卒

為萬世不孝之子是蓋一念之間不能撤
 其私邪之蔽遂至於此吁可不戒哉可不
 戒哉

中庸九經衍義卷之十四

中庸九經衍義卷之十四

